

明 清 稀 见 小 说 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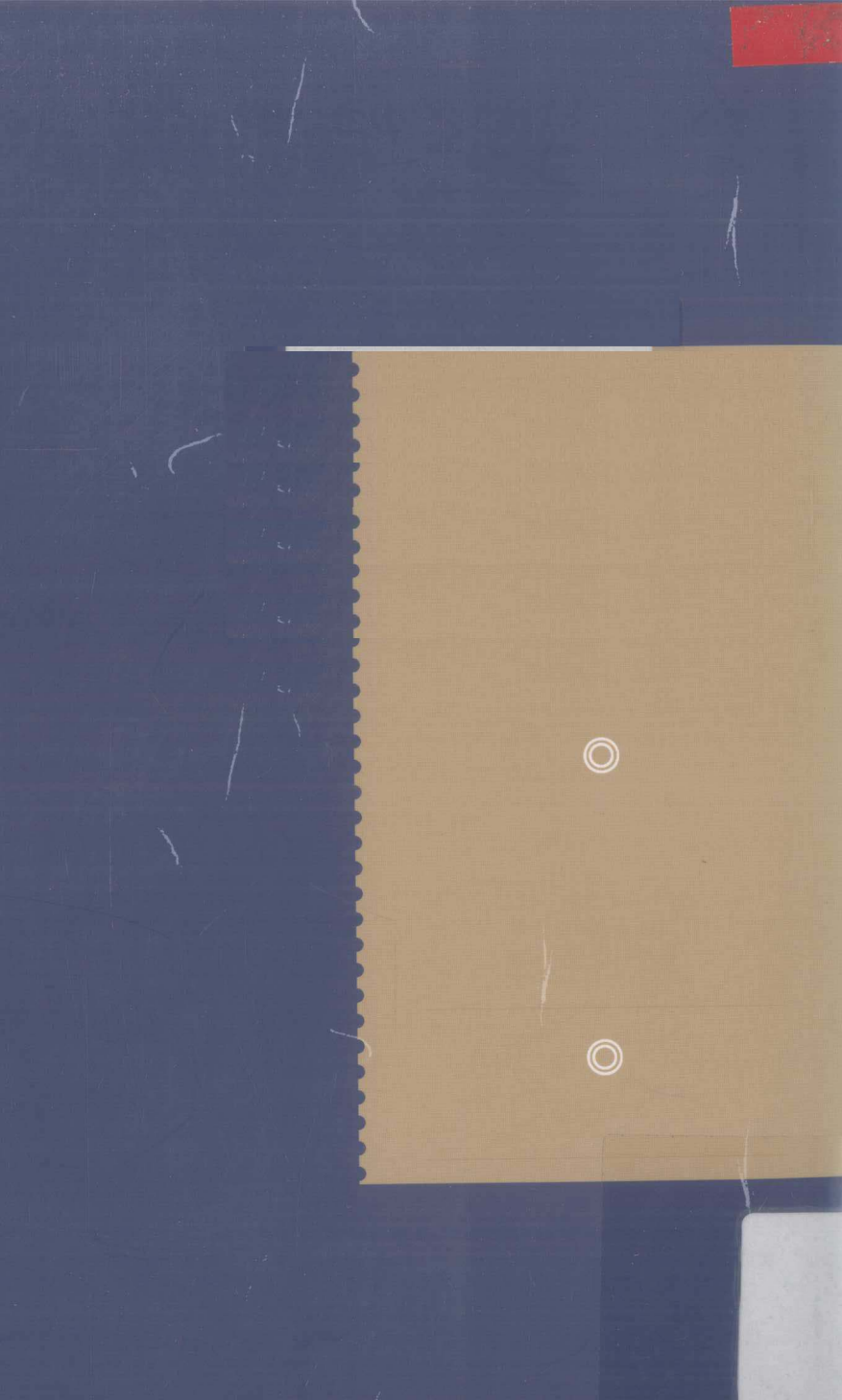
野叟曝言

中

夏敬渠 撰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

明 清 稀 见 小 说 坊

野叟曝言

中

夏敬渠 撰 黄 克 校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五十一回 未容儿真心尽孝 黄铁娘假口全贞

慌忙开门出看，是一个小尼姑，星光之下仔细一认，却是河间店中所遇的容儿，低问道：“你往保府去的，因何在此？”容儿道：“果真文相公。小的去岁在保府偷空出来，到府学中寻问相公，说已进京去了。后来听见王爷们说相公谪戍辽东，路上杀了国师合司礼的许多兵将，后被土贼赶入河里溺死了。小的暗地哭了几场，不知相公怎样逃脱，反到这里医起病来？这里王爷与国师靳监俱是一党，日日有飞报来的。小的师父是七妃娘娘供养的，相公诊脉时，小的在幔里细看，再想不起，听着声音又很厮熟，睡在床上，整想了一夜，才想起相公来，只是面色不对，谁知果是相公。如今是要跟相公回去的了，千万看小的主人之面，休再推托。”说罢垂下泪来。素臣道：“我因打听一个女人消息，要到吴长史衙门去，谁知被门军阻住，反到这里医起病来。”容儿道：“是啥女人，要打听他？这吴长史奉承小的师父，他的夫人拜小的师父为师，几房姬妾都与小的熟识，他家女人小的个个认得，只消问小的便知。”素臣因把铁娘之事说知，容儿道：“这事小的最知道，是吴长史叫人半夜里去抢来的，这铁娘千贞万烈，誓死不从，他夫人又不相容，长史怕闹破了，只得求了王爷，藏在府内，叫他丈夫合婆婆去劝他。打了几日，总不回心，现今还封锁花园内哩。”素臣跌足道：“原来正是他。吴长史妻妾都被尹雄杀死了，怎你又说他夫人不容？”容儿道：“杀死的是长史的外室，因天津有长史的盐窝子，常去查看，就另娶几个姬妾在天津。去岁

秋里都被强盗杀死，家中知道了，他夫人还喜欢，吭骂长史说是天报哩！”素臣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但你既在这温柔乡里过惯了日子，怎还思量家里？”容儿流泪道：“相公休得取笑，小的是有父母的，只认小的死在湖中，不知怎样痛苦，小的日夜思量，恨不得插翅回去，但得见父母一面，小的死也瞑目。”说到那里，泪如泉涌。素臣洒泪，自悔失言。容儿又道：“况且小的在此担惊受怕，损骨伤筋，成日吃了紫金丹，浑身骨头都是火焦火灼的。去岁腊月里边，吴长史认是女人，把小的骗至书房要奸小的，亏得丫鬟报知，他夫人合几个姨娘一齐打进来，把小的抢出。若迟来一刻，扯断了裤带，小的性命便不保了。夫人把长史骂了三日三夜，说是一个佛门弟子都要欺骗他起来。小的师父又来发作，要告诉王爷，长史慌了，磕头赌誓，才饶了他。小的想，千着万着，终有一着。到那时节，要想见父母之面，可是迟了。千万求相公救出这火坑去，小的感恩不尽。”素臣连声应诺，说道：“我与你一个暗号，待我保府回来，如此如此。”容儿沉吟道：“这样小的又跑不脱了。小的倒有一计，不若如此如此，便不误事。”素臣大喜道：“既有这个机会，是极好的了。到那日各自行事，总到河间原店中，暗暗相会便了。”两人计议已定，东方渐渐发白，恐有人来，叮咛而别。

次日早膳后，景王传见，素臣行见藩王之礼，拜罢起来，赐坐赐茶，十分隆礼。命内侍领入宫中诊脉，素臣写方出来，当赐元宝十锭、彩缎四端，仍留在板房中住宿，俟满月后再加赏赉。素臣托内监禀明，要出外寻访亲戚，临晚即入府直宿。景王准了，着两监伴行。素臣同至店中，赤瑛见是太监，慌忙躲过。素臣嘱托内监向店家美言一句，庶得诸事便益。内监巴不得讨好，忙唤店家吩咐道：“这位吴爷医了七妃娘娘难产，生了王子，王爷喜欢不过，早晚就要封他一个大大的官职。行李在你店里，若有差

失，早晚饮食茶水稍有怠慢，咱们奏了王爷，你这颗头就要滴溜溜的滚下来了。”那店家吓得面如土色，只顾磕头，无不从命。素臣寻见赤瑛，私嘱几句，同着内监在州衙前后闲走一会，上城四望，将城池营汛看在肚里，临晚仍回府歇宿。次日三朝，大吹大擂，赐宴同城叩喜各官，并犒赏王府官吏。素臣写方出来，就送一席盛筵，请素臣自饮。

是日正是正月初八，明日初九，系玉皇生日。容儿师父真修，在东市朝阳庵，年年这日启建道场，替玉皇庆寿，隔晚宣卷坐夜，聚集合城妇女，彻夜念佛，内室藏着精壮男子，勾引心邪妇女在内淫宿。容儿捉这空儿，向七妃说知，预备车马。傍晚回庵，盗了景王一枝令箭，假传令旨，吩咐看守花园内监放出铁娘婆媳，载上车子，赴朝阳庵听宣佛卷，藉真修法力点化回心。内监奉承小尼，兼有令箭，立刻放行。素臣把匹彩缎裹着元宝，拴在腰间，乘闹溜出便门，到店中收拾行囊，竟同赤瑛出店。店家受过内监唬吓，又且赤瑛依着素臣嘱咐，先向说明，要搬往王府间壁居住，以便出入，那里再敢饶舌？素臣算还他房饭钱，还谢了又谢。当即赶出城门，竟奔漫河而来。远远望见一辆车子，车后一匹马上骑着尼姑，正是容儿。飞步追上，照会定了，雇着短盘，或前或后相傍同行。小尼吩咐车夫昼夜趲行，要赶到保府。铁娘伤发，痛晕在车，其姑女流，不知就里。店家门军，关津隘口，惧怕景王势力，见了令箭，点到奉行，谁敢稽留？一路滔滔，好不爽利。到了保府，小尼自往郁林庵去。

素臣带着赤瑛，至巡道衙门前打听皇甫金相下落。金相已寄府监，家人就寓在府前饭店，因向他家人说是金相好友，特来救他。家人似信不信，领进监来，金相并不认识，顾而愕然。素臣密语道：“兄不必疑虑，弟偶路见不平，助兄一臂。铁娘婆媳，

弟已致于此地，吾兄只消差一家人至郁林庵踏实交明，有司衙门具呈巡道，录供通详，便可出兄之罪矣。”金相惊喜根问，素臣把前事说知，金相大喜道：“巡道深悉弟冤，只缘铁娘无着，难于开脱，闻已差人至景府缉访。今得吾兄义举，必出力救援矣。”素臣道：“景王之势，谁不畏奉？巡道何人，独矫矫若此？”金相道：“巡道姓袁名静，系翰林讲官，三日前才到任的。”素臣大喜道：“这更好了。袁兄与弟至交，快着尊纪同弟到郁林庵去，兄一面做起辩呈来，今日就递，不可迟误。”金相感激致谢，便着原来家人跟素臣至郁林庵来。走至庵前，小尼正出探望，素臣忙招过一边，叫导了金相家人说话。自领小尼到僻静处，赤瑛身边取出衣服，改换过了，把僧帽丢弃，跟着素臣来见巡道。且道赤瑛身边衣服从何而来，原是素臣预备在高阳县先买下的，容儿本是小厮，仍复原装，更无破绽。

当下三人同至巡道衙门，稟事房回说：“大老爷风力，一切医卜星相俱不许传稟。”素臣方知自己尚穿着算命行头，因冒了长卿名字，说与道爷至交，因有密事，改装至此。稟事只得稟了进去，立刻请会。素臣走进二门，正斋已下堂厨，接到月台上来。远远看去，并不是长卿模样，素臣疾趋上前，低低说道：“小弟文白，易容而来，慎勿泄漏。”正斋狂喜，挽手而行，定睛细认，方才认得，直让至内书房中坐定，把赤瑛、容儿都叫了进去，屏退从人，各询起居。素臣将出京后事略述一遍，正斋道：“弟屡闻谣言，说吾兄死于土贼之手，因传闻不一，且信吾兄者深，决其必无，故不甚苦，然惊心吊胆，实亦不能释然。何幸今日得见吾兄，此大快也，今日当与吾兄痛饮。”因叫人备席伺候，素臣道：“且慢。弟有一要事与吾兄相商。”因把路遇皇甫及往景州之事，细述一遍。正斋大喜道：“弟正为此事密差妥人往景州访缉，不意

吾兄捷足先我得之。但景王势力极大，须做得他翻方了，此事全仗吾兄神算。”素臣道：“此等事如何做得他翻？只使他展变不来就罢了。少刻金相即有辩呈，吾兄可请同守道，齐集府厅县各官，录取确供，一面申详，一面请了军门令箭，驰赴景州，密拿要犯。众证供明山招铁案，便不怕他了。”二人正在商议，狱官已送到辩呈。因天已向晚，不便审录，先着人往衙门知会，明日齐集城隍庙，有要事会议。家人摆上席来，素臣令赤瑛入席，正斋问是何人？素臣备述其事，道：“此子相貌出众，弟在路询其家世，系富春旧家，其父孝子，其母孝妇，同死于饿，以致流落西湖，深为可悯。”正斋忙作揖致敬道：“弟认是兄之从人，开罪多矣。”三人同席，畅饮深谈，夜分始罢。

次日黎明，正斋出衙会审，素臣留赤瑛容儿在署，自往府学中來叩见观水。那知观水已于三月前告病回家去了，素臣闷闷而回，讨了些抄报来，从头翻阅，看着些公忠忧国的好本章俱被批坏，不是议处降调，就是革职治罪；准行者都是些没要紧的条陈，合那紊乱祖制，逢迎阉寺的章奏，不胜忧愤。又见某省督抚进奉珍禽奇兽，某省营监进奉美女名优，某省报有嘉禾瑞麦，某省奏有甘露庆云，谀词谄说，累读连篇，愈增浩叹。又看到兵部一本，为遵旨议奏，却是议覆征苗监兵太监冒神功参劾林士豪的原奏，大吃一惊，急看那旨意时，不觉扼腕道：“如此用兵，真儿戏矣！士豪固可惜，尤可虑者，边将解体，何以御侮耶？”把抄报推过一边，立起身来，摩着胸腹，绕几而走，却见赤瑛仍在翻阅，因留心看他，一般也有感愤之色形于面目，又见他揭过一纸，觉有喜色，及看完时复觉郁郁不乐。欲识其意趣，因复走过一看，见是薊辽总督题报宝音寺失火焚烧佛像、殿宇、赐书、藏经及本寺僧众一疏，“奉旨：禅师法空离缘示寂，拔宅归西，悟法像之皆空，

显圆通之有觉，宜加显号，垂教后来，着礼工二部议拟封号恤祭，并建立碑塔之处，详悉奏闻。钦此。”素臣太息道：“如此番淫僧显受天禄而立碑建塔以示后来，古之称为祖师神僧者大率显是耳。”因复揭过一纸，是应天巡抚一本，为遵旨荐贤事，荐吴江县异才申真，奉旨着送京引见。暗忖：申真不愧异才，此举差强人意。因要看引见后旨意，逐纸翻去，再翻不着，反检出一帙题名“录来先查”，看应天乡试，只见第三名便是元田，十六名即是文点，二十八名又是余玉冰，不觉大喜道：“首公、双人与何如叔同榜，三阳连茹，正应泰阶之象矣。”到五十八名上，刻着“同县屈明”名字，暗忖：此即屈伯明也，其人穷而有守，那年奸情之事受屈无伸，有此一中，亦可稍豁胸中之气。看过应天，又看顺天等省，忽想起江西来，那知第一名解元即是东方旭，以手加额，既为鸾吹贺，又为未公喜。其馀各省不暇细看，但一查解元名姓，只有浙江解元连城，其名颇熟，看下面注着“钱唐籍贯，官荫监生、候补内阁中书”字样，方知是连世之子，乃推案而起，道：“纨绔小儿，既冒功，复滥榜首，关节有灵，文章无用矣！”

早饭后，正斋录供回署，素臣展看供单：

“赵邢氏供：小妇今年四十八岁，原干过丑事，不是当官的。这铁娘是小妇童养媳妇，他母亲死了，父亲黄大认做良家，才把铁娘过来的。小妇儿子赵贵，二十三岁了，是前年完姻的。铁娘相貌好，小妇与儿子商议，要起发几两银子，劝他接客。他不肯依，逼打过几次，总不肯依，就缓下来了。去岁十一月内，吴长史央了张典膳，吩咐了地方柏功，许给小妇三百两银子，要铁娘去做妾。小妇嫌少，加到五百。小妇肯了，铁娘不依。黄大知道了，来合小妇吵嘴。吴长史把黄大捉去，交给宝华寺和尚，披剃为僧了。看了好日，来取

铁娘，小妇合儿子捉进轿去，半路上被县主差人提去，关在班房里面。到半夜里，又被吴长史叫女道士劫回家中，铁娘寻死觅活，吴长史叫小妇合儿子百般样哄劝，他总不依，才把小妇合儿子媳妇藏到王府中花园里去的。小妇怕吴长史要退银，不合打他几顿，又拿鞋底烤红了，烙他的肚皮。他只是不依，小妇儿子才烧一锅滚水去烫他两股的。肚皮上有烙伤的伤痕，股上有烫烂的伤痕，实不是天泡疮。小妇原只要他肯依，原不要伤他性命。初八日夜里，王府太监叫小的们上车，是朝阳庵小尼姑童真师父拿着令箭来提的，说是郁林庵师父有佛法，会劝化人，吴长史叫送来的。今日差人地方来查拿，那童真师父不知那里去了，那车夫不知姓名，卸了车就去了。

“铁娘供：小妇婆婆、丈夫都好的，小妇没有供。小妇是女人，不愿求验，小妇没甚冤仇，不要伸什么冤，小妇并没伤痕，生了天泡疮，痛得慌，才是这样，小妇愿死不愿验的。是吴长史抢小妇，不是县主抢小妇。小妇关在班房，半夜里，一个女道士提着一把剑打进来，把小妇抢到长史家，又送到王府花园里去的。初八日，小妇上车，是婆婆抱上去的，小妇疮痛发晕，不知道小尼是怎样来提的小妇。女人怎肯赤身露体，小妇死后也不愿相验的。”

“元虚供：小尼元虚是郁林庵尼姑，是景州朝阳庵老尼真修的徒弟。昨日早饭时，有师弟童真拿着王爷令箭，说师父叫他领这两个女人到庵里暂住几日，小尼留着吃了斋，到午后师弟就不见了。有差人地方来查，这老妇人说出姓名，就把小尼也锁了，说是窝藏了宪犯，小尼实不知情，求开恩。”

“差役地方同供：昨日午后，静海县家人陈功来叫小的

们，说郁林庵有来历不明女人，是他主子案内逃犯，要小的们去协拿。小的们同去，盘问那老女人，果有铁娘在内。当时交付元虚收管，就到本县禀报的。只有这两个女人，并没见小尼。搜出令箭一枝，现在呈缴，求查验。

“陈功供：小的陈功，是皇甫毓崑家人。为家主之事，留心察访，昨日早上偶见一辆车过，车里躺着一个女人哼哼的，一个老女人朝里坐着。小的问那车夫，说是王府里面的人，你问他则甚。小的有些疑影，候他下车时偷看，那一个蒙着头认不出，那老女人却认得详，赵贵的母亲。那时原见有个小尼，及叫了差人地方来，就不见了，想是知风逃走的，求详情。”

素臣看完说道：“兄可速见抚军，讨两枝令箭，是夜分头往提各犯，弟当往天津，踪迹黄大。只女道士无名，须问凤元追讨，恐恃符不吐，少为作难耳。”容儿道：“女道士诨名赛要离，因与宝华寺住持妙化相好，叫他出家甘露观，就在宝华寺后，他会剑术，还会使一股赤绳套索，凭你狠汉，一着他套儿，就逃不脱了。”素臣道：“既如此，弟往天津，就便擒此妖孽。吾兄自向景州拿人便了。”正斋慌忙去见抚院，讨下两枝令箭，填写批牌。素臣即束装望天津而来，打扮做军官模样，骑一匹劣马，选两名健快，捧着令箭，执着宪批，一路并无阻碍。

次日赶至天津，寻个宿店歇下。素臣吩咐健快：只在店中守候，不可泄漏风声。除去大帽宽袍，仍换了算命行头，趑到宝华寺来。只见寺门前横贴告示，为“正月十五日戌时，本寺和尚坐化，报告诸山，届期齐集，送佛归西”，素臣看明大意，进寺察探。见男男女女，扶肩擦背，拜佛烧香，非常热闹。素臣趁闹，往大殿各房四处躡看，门户重重，房槛叠叠，头陀和尚人人脑满肠肥，侍

者沙弥个个头光面滑。随着大众哄到一个所在，是五间大厅，正中一间，高高摆设禅座，架起法坛，有一丈多高，四面朱漆栏杆拦着，闲人不许入去，正面一个大炉，香烟直喷，把几间屋里迷漫，如在云雾之中，炉旁有十几个大盘篮受着香钱，地下横七竖八的许多男妇爬着磕头，坛上铙钹喧天，宣经念佛，禅座上—个和尚合掌趺坐。素臣问着众人，知是十五日坐化的那个和尚，因留心在那烟雾嘈杂中定睛细看，虽甚模糊，觉有愁惨之容。情知有异，抽身出来，竟向方丈中去。问明妙化禅房，寻着一个十五六岁的伶俐沙弥，见他相貌标致，穿着齐整，描眉画眼，知是得意童娈，骗到外边，“我是乡间人，有两个邻舍家女儿，央我送进城来，看活佛升天，如今现在李家店里。他说有个侍者是他兄弟，要请去领他一领，到晚来接他回去。小师父，你可同我去认一认。”那沙弥年纪虽小，已尝过女人滋味，听有女人找他，又无亲人同来，到晚才来接领，心怀不良，便扯着谎道：“咱便有两个姐姐，不知是也不是？就不，也是师兄们的，只交代明白就是。咱同你去回来。”因跟着素臣竟到店中。素臣引至客房，呶一呶嘴，一个健快便走出去观风，一个便把房门闭上。素臣身边拔出宝刀，一手揪住沙弥胸脯，喝道：“但嚷一声，便吃一刀！”沙弥吓得面无人色，满身都抖。素臣道：“不须害怕，只说实话，便饶你命。”沙弥抖着道：“咱说、说什么？”素臣道：“只问你那假扮活佛的是谁？”沙弥没口子道：“是、是姓黄，王、王爷府里，吴爷、爷送来的。”素臣道：“你寺里藏的女人有多少？在什么所在？”沙弥抖道：“有、没有、是没有。”素臣把刀连撇，沙弥闭着眼道：“咱说，咱有一百十个都、都在禅房背后地窖子里哩。”素臣道：“禅房背后什么所在？如何进去？说得明白，便饶你去，不说便砍下来了。”沙弥慌道：“爷爷不要砍，咱说。禅房背后不是一尊达、达摩，是画的画，背

后进、进去的，地板上踏、踏下去的。”素臣收过宝刀，提那沙弥起来，放在床上，把被盖好，吩咐道：“你放心睡在这里，有酒饭给你吃，只不许做声，但做声，便一刀两段。三日后，活佛升过天，放你回去。”因着一个健快，飞马赴景州，密禀正斋，不论犯证已获未获，俱克期十五日向晚，至此相会，不可迟误。一面饱餐一顿，剩下的大酒大肉叫健快窝盘着沙弥同吃，拔步到甘露观来。

看这观时，正对着宝华的后面，一带粉红墙围着两扇朱漆大门，门里许多告示，都是禁约街邻及游客闲人不许作践窥探的话。素臣进去把二门轻叩三声，里面妖妖娆娆的答应一声，二门开处，走出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冠，见了素臣，吓得倒退，向着里面说道：“前日看见一个金子脸儿，今日又见这紫檀脸儿，师兄，你来看，莫不是哄你么？”素臣问：“赛要离在家么？”女冠变着脸道：“你这厮敢要割掉这舌头，咱师父的诨名许你叫么？亏着师父不在家，往景州王府去了。”素臣不等说完，回身便走，到了店中，吩咐健快：“守定沙弥，我迎本官一迎。”因叫店家进房，把令箭给看，说道：“我奉都爷密差，在此访一大盗，你好生照应，不许闲人搅扰，但有泄漏，就身家不保了。”店家诺诺连声。

素臣骑上劣马，竟望景州而来。次日晌午，正在马上打盹，只听得人喊马嘶，急眼看时，见十馀匹马没命的跑来，一个人伏在鞍上，巾帻脱落，其余都气急败坏。跑至身边，定睛一认，果是正斋等一班官役。素臣让过一边，掣刀在手，对面有五七匹马泼风的赶来。素臣大喝一声，劈头拦杀，当先一个头带毡笠，两把宝剑如掣电一般，与素臣宝刀击撞，铮铮有声。素臣暗暗喝采，不提防空中忽地罩下一股套索，喝声道：“着！”望素臣头上直套下来。正是：

文曲星逢花粉杀， 软红尘遇黑罡风。

总评

容儿云“相公诊脉时，小的在幔里细看，”幔里何地，生产何时？下文即换说损骨伤筋、火焦火灼及吴长史妻妾打夺之事，则又棉里藏针、墙头挂线之法。

容儿处锦绣丛中，享温柔之福，宜乎尤云殢雨、蝶恋蜂迷，而乃如笼中鹦鹉、绦上苍鹰，刻刻有破笼掣绦之想，总缘天性中具一孝念，十分充足也。视世之学士大夫，弃亲远游、夺情恋职者，其相去天渊矣。故回目特标曰“真心尽孝”。

只一看抄报，亦忽起忽落，不作一平直之笔。从忧愤而浩叹，而扼腕，遂推过一边，摩腹绕走，似其事已毕者。然而忽夹写赤瑛翻阅，因而留心察看，见其初喜后闷，因复走过一看，然亦必不多看可知，乃因复揭一纸适得保荐申真之本，欲知其得何旨意，反致逐纸翻看，及至连城得元仍复推案而起，仰仰侧侧，转换不定。而法空之赐号赐祭、立碑建塔，申真之异才，首公、何如、双人之同中，始升、连城之得元，俱从高阁中联翩而下，真奇文也。

铁娘之百折不回，不可能而可能也；铁娘之不忍其姑与夫，反为之掩覆，可能而不可能也。孔子曰：“白刃可蹈也。中庸不可能也。”若铁娘之蹈白刃，可谓中庸矣，夫孰从而能之？

铁娘假供天泡疮，不忍其姑与夫而为之掩覆，固已使非假供则必验伤露体，于生前死后，皆贞女之所不肯出，故回目标曰“假口全贞”，是假供天泡疮之又一义也。

凤元抢去铁娘，剃度黄大，反令赵贵诬告，其计甚辣。

更以剃度未是绝着，而作为活佛以火化之，则辣中之辣矣。非有素臣之留心细看，吓骗沙弥，则此老合掌升天而去，黑冤何时得白？香烈扶危，而报之以双珠也，宜哉。

女冠云“前日看见一个金子脸儿”，伏得灵妙无痕，以与紫檀脸儿合色故也。学者于此可悟设伏之法。

第五十二回

阻活佛升天破地藏观音出世
刹海龙入水掷铁锚金猊倾心

素臣见索套下，一手接住。那人只认着了，用手一拉，要扯素臣下马。素臣拍马加鞭，趁着那人手势，反拉过头里去，名为顺手牵羊。那人手重身轻，头倾势侧，猝被素臣神力一提，轻轻的直提过马。余人四面齐上，素臣左手挟住那人，右手轮刀砍杀，如蛟龙搅海，虎豹搜山，虾鱼獐兔之属如何得近？正斋手下几个健役见得了势，回身拍马齐裹上来，贼人魂不附体，乱窜着落荒逃走。素臣见天色已暮，吩咐不必追赶，收马而回，把那人掷下鞍来，仔细看时，却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妖娆，仰卧于地，云鬟散乱，星眼乜斜，气喘无休，汗流不止，真个四体俱离，中有一丝尚在。素臣料是赛要离，惜其武艺，欲以恩结，因是要犯，不得自主，当即解其鸾带，扯起其衣，把他连头罩住，用其套索扣其粉颈，背剪绑缚，着两名快役抄路押送，至保府寄监候审。自同正斋等，连夜望天津来。

一路上叩问正斋，正斋道：“弟至景州，拿了地方柏功，到王府投笈提人。景王吩咐：景州知州来，说先以利诱，继以势挟，要私息此事。弟坚执不从，只得将赵贵、官媒婆及吴长史、张典膳两个家人发来听审，其女道士黄大、小尼童真没下落。弟因接吾兄之信，把人犯俱交景州起解，星夜赶来，那知路逢响马，逃跑下来，正在危急，恰遇吾兄，再不料这响马就是女道士。弟非吾兄，一命几送于吴贼之手。”素臣将沙弥之言述了一遍，二人紧赶路程，至十五日早晨，离天津止有四五十里。

素臣令正斋按辔徐行，至晚入城，如此如此，自带三四个伶俐衙役先赴天津。陆续到了店中，将众役安下，独自一个闯至宝华寺前，进了山门，一片空地搭着三四丈高一座方台，台上幢幡宝盖铺挂鲜明，台下堆着柴草，伺候下火，台旁安设宝龕，准备入骨。寺内寺外，人山人海，势如潮涌，声若雷鸣，比前日更加热闹。素臣随着众人挤在活佛斋坛，见香花灯烛、幡幢缨络，陈设满台；盘篮中喜舍的香钱，顷刻成堆，几十个道人将箕斗装送入库，络绎奔驰，搬运不及。芸降沉速，檀条线香，烧的烟焰迷漫，看那活佛，更复识辨不出是悲是喜，是死是生。复挤至妙化禅房，房窗前加了栅栏档木，许多少年沙弥侍者俱在内行坐，不放出来，更向各处躡看一遍。

回到寓所，假寐片时，醒来已是日落时候，饱餐一顿，扎缚停当，留一个衙役看守沙弥，其余都带进寺。此时月已东升，各条街上搭的灯棚灯楼俱已上灯，与月光激射，照耀如同白昼，却静悄悄没有游人赏玩，都到宝华寺去看活佛升天。素臣等进寺，活佛已经上台，四面炉烟喷起，如云如雾，甬道上另设一座平台，台上十八个和尚都戴着毗罗，穿着袈裟，台下百十个僧人也披着戒衣，拿着法器，中间坐着妙化禅师，面如满月，眼若悬铃，虎头熊背，巨口阔腮，头带绣佛毗罗帽，身披紫襴袈裟，项挂百八念珠，手执九龙锡杖，一唱百和，宣卷谭空，铙钹钟鼓，声喧若沸，四面挤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执信香，遍地跪满，口念佛号，磕头如捣。见妙化禅师忽地立起身来，把锡杖一卓，喝道：

“天地从来幻合，生身谁是爹娘？今朝脱却臭皮囊，青山依旧在，绿水自然长。”

台上台下众僧齐声赞和，钟钹响闹一遍。妙化喝道：

“大众听者，今日和尚圆寂，道是那里去来？”